

誰之過

「砰」房門關上了。我坐在床沿上，再也抑制不住那辛酸的淚水。門外仍隱隱傳來母親的喝罵聲。

賤貨！真是賤貨！

我真是賤貨嗎？

如果在假期和男同學去

看看電影，飲飲冰就是賤貨

，那麼誰個女孩子沒有做賤

貨的一天？況且我已十七歲

了，還不能和男朋友約會嗎

？總不成學以前的千金小姐

一樣坐在閨房裏綉綉花，彈

彈琴；媒人來說親時躲在屏

風後偷聽，父母象徵式般來

問時垂下頭默許呀！

我不希望自己做個老小

姐，這也是賤貨嗎？

飄世評

不過這些話如果和母親說也只是浪費唇舌。她就是不許她的兒子交女朋友，女兒交男朋友。去年，大姐二弟十二歲，帶了個男朋友回家坐。介紹母親認識時她兩個眼望着天花板，嘴裏唧唧噥噥，就是對那男孩子不睬不理，弄得他難受極了，茶也交喝一口就告辭了。大姐大發嬌嗔和媽吵了一大頓，結果給母親鎖在房中三日；再出來時兩個眼睛腫得像兩桃。挺得意的，好像鬥勝了的公雞，只差沒「喔」的叫兩聲。二哥，三哥的女朋友更慘了，給她批成短命種，

掃帚星。如今我這個四妹，還沒有帶男朋友回家就已給她罵是賤貨了。

在床上躺了一夜，越想越不甘心，越想越氣憤。

「哼！你是母親就可以這樣了嗎？呸，我才不怕你喇！」

翻身坐起來，決定不能任由她擺佈，不能學大姐二十五歲仍沒有男朋友，將薪水全交給母親。

拿刷子刷了刷頭髮，拿了校服出來預備換，門外又傳來母親的聲音。

「在挺痲嗎？七時半還不起來，大概想不上學了，好呀！挺好！最好跟那些飛仔去了更好，不用費心！」

「媽！是大姐的聲音，她幾時都是這麼溫和的，除了和母親吵嘴那次。怎麼一清早就生氣了？」

「生氣？怎麼不生氣？你那個四妹子：她氣呼呼地答，趁着假期就溜出去和男人鬼混，看些樓樓抱抱的電影，去酒吧吃酒，我看呀，都和你不相上下。」

「噢！母親：大姐被母親不留情的話刺傷了。」

我再也忍不住，拉開房門就走出去。

「你罵我幹嗎要說大姐？如果我和大姐真是這樣，我看嘛：我眯起了眼睛，一字一頓地說：你也是賤貨！」

驚呼。

「四妹！大姐發出了一聲

甚麼？賤貨你說甚麼？

母親惡狠狠的衝過來，就擱

了我兩記耳光。

臉頰像火燒一般灼痛，

但我點燃了我的怒火。

「不是嗎？我高聲說，你

不是賤貨怎會生出賤貨女兒

。這叫有其母必有其女！我

的神智被憤怒沖昏了，口不

擇言地說。忽然……

「住口，四妹。這聲大喝

把我轟得清醒過來，原來父

親……二哥、三哥也出來了。

「四妹！二哥說道，怎可

以如此說母親。他的態度是

如此的平靜，我聽了不禁怒

止加怒。

「為何不可？難道你想我

像你們般軟弱嗎？他……我指

着鐵青了臉的母親，後者的

臉色鐵青，眼睛噴火似的盯

着我，我打了個寒慄，她分

明是心理變態的，真不明白

，她竟是我的母親，她根本

不是人！」

「死丫頭，賤貨。母親衝

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

左右開弓的打了我幾個耳光

，打死你，要你死！」

「景清，放手，別再打了

。在昏亂中我聽到父親的聲

音。別再打孩子了！他推開

了母親，我再也不忍住了，投

入了父親的懷中痛哭起來。

36. 哥哥們也拉住了母親，把她拉了入房。

啓慧。爸爸柔聲說，別哭了，以後別再這樣對母親，她雖然不對，也是母親，況且你今天的話是太過態了，而且你年紀小也不好交男朋友，免我擔心。

我霍地抬頭，父親也認為我不對，父親也在勸我別和媽作對。噢！家裏的人全是懦夫！我推開了父親，走入房關上了門。

大門開了又關了，他們都上班去了，好一會兒，母親房的門開了；大門開了，又關上，母親去買菜去了。

推開房門，家裏靜悄悄。

的沒有一個人，我環顧這所佈置得十分豪華的房子，地，上是名貴的波斯地毯，唱片機，錄音機，電視機，冰箱，甚麼都齊備；但，都缺少了家庭應有的溫暖，缺少了慈祥的母親，缺少了愛。

我不準備再在這冷冰冰的房子待下去了。

執拾了好幾件衣服，把儲蓄和幾件小首飾都拿了，再寫下一紙便條：

「走了一個賤貨，餘下一個老小姐，二個未來王老五。」

開了大門，我大踏步的走了出去。

在街上漫無目的蕩着，挽着個皮箱，倒像個大鄉里。

低着頭，腦中很亂，但覺得自己做得很對。走了一个上午，肚也餓了，腳也麻木了，找了個小冰室坐下。求個肉絲意大利粉。在菜牌上找了個價錢最平，份量最多的菜。從今天起要盡量節省了。我告訴自己。粉來了，我吃着，吃着，很不好吃，但我強迫自己全吞了下去，不能浪費一毛錢。

結了數，在櫃面搖了個電話給楚娟。

她不在！對方說。

掛斷了電話，再搖給佳玲。

未放學，遲些打來。

謝謝你。

清芬不在，影茹也不在。噢！我嘆了口氣，推開那玻璃門，走了出去。

街上很熱，人很多，人們都吃午飯去了，迎面來的是同校的同學，我避了開去，轉過了街角，學校遙遙在望，遠遠走來一個男孩子，高高的，他就是江琰，和我看戲飲冰的男孩子。

他看見我，招了招手。

嗨！啓慧，怎麼今天缺課了。他的笑容真可愛。

「嗯！我低低的應了一聲。」

「怎麼挽着如此大的皮箱，我替你挽吧！」他接過了我的手中的箱子，他的手和我的

碰了一碰，那是奇妙的一剎
那手，這是我第一次碰男孩子的

「吃飯了嗎？一塊吃如何
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溫柔，
我不由自主點了點頭。

我們在一所小餐館前停
下來，推開門，裏面是一陣
暗紅色的燈光，我心內不禁
興起一種罪惡感。

和男孩子到這種地方吃
東西是正當女孩子做的嗎？
但他已領前走了進去，一排
排的卡位，天花板上閃着迷
幻的燈光，我們選了個近着
水族箱的位子。
侍者拿來了菜牌，我看
了一眼，全是英文的，我莫

文則是懂，但却不會看英文
菜名。母親一輩子也不會帶
我到這樣地方。

假如她知道她的賤貨女
兒和男朋友到這種地方來吃
飯，不氣死才怪喇！

「吃什麼？他闖上了菜牌。
噢！我有些驚惶，我，
我吃了飯了，你吃吧！」

「這怎成，總不成我坐着
吃，你坐着看呀？」他笑着說
，從我手中接過餐牌，看了
看，「這樣吧，你吃過雜肉沙
律，再加一個薄牛柳如何？」

「隨便吧！」
他召來侍者，要了食物。
「好了，你想聽點甚麼音
樂嗎？」

「這裏可以點唱的吗？」話才出口，我就有點後悔，但我却真是不知道。

「嗯！是唱片，你喜歡聽甚麼？」

「你點吧！我甚麼都聽的。」

他點了點頭，吩咐了侍者幾句，一會兒，輕柔的音樂響了起來。

「是 *The Monkeys* 的 *I wanna be free*。」

「愛聽嗎？」

「唔！很好！我漫應了一聲，靠在椅背上，打量四周。」

「這裏真好！」

「是不错！他說。」

「真好！沒有母親的聲音，我再不是賤貨，而是自己。」

吃完了沙律牛柳，我啜首一杯冷飲。

「好了，如今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他的神色是那麽關懷，眸子裏透着誠懇的光輝。

於是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一切，向他訴說了我的辛酸，我的委屈。

「怎麼我母親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淚水沿着臉頰留了下來。

「別傷心，這個年紀的人總是這樣的，他們已忘記甚麼是愛了。」

聽了他的話，我心內的苦楚減輕了，怎麼他說的這麽對呢？

不過。他撫了撫他身旁的皮箱，你走了出來預備怎樣？你總要找地方住呀！

我打算在同學家暫住，慢慢再作打算。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有甚麼打算。

這很不好。他繃了繃兩道濃眉，不是好方法。

我也知道，但還有何方法呢？我是不會回去了。

我低下頭輕聲說。

他沉思了好一會。

走罷，來我家坐坐。他揮了揮手。

下了計程車，我發現自己站在一所洋房前。

這是我姨媽家，她住在地下和二樓，我和個朋友住

在三樓。他拿出鎖匙開了鐵門，上來吧！

我遲疑了一下。上男孩子家是不對的，我告訴自己。但他已上了樓梯，我只好跟着。

瑛兒，是你嗎？經過二樓時，一個中年婦人探出頭來。

姨媽，我的同學譚啓慧。

我朝她笑了笑，點了點頭。

進來坐吧！吃飯了嗎？

她的態度是那末和藹，聲音是那末溫和，和母親真是天淵之別。

不了，姨媽，我帶啓慧

41. 樓上坐一下，轉頭才到你處吧！江琰說着，拍了拍他媽的肩頭，領先上樓上去了。我只有跟着他。

「一會至緊來坐啊！譚小姐。」

「謝謝你，回頭見。」我笑了笑，心內很溫暖很舒服。

江琰開了門，我不禁眼前一亮。

滿室的白和紫。紫色牆壁，紫色大梳化，白色地毯，白色的窗紗，室中的雲石几上放着一瓶百合花，好漂亮，好雅緻，比我家強多了。看見我發呆的樣子，江琰不禁笑了，他放下皮箱。怎樣，喜歡嗎？他的神

色是有點傲氣，但不多。

「好漂亮！真好看。」我由衷地讚美。

「過得去而已。」他微笑着說，「坐一下，我去拿飲料。」

「別麻煩了。」我說，但他已轉身走進了走廊。

我打量着這所房子，不禁越看越喜歡。揭開一道窗紗，外面是個大露台，放置着一套白色籐器傢俬，花几裏種的是白玫瑰，鬱金香和一小簇的百合花，水族箱裏……

「啓慧，他的聲音。」

我忙走進廳裏，他正把兩杯不知名的東西放在枱上。左幹甚麼？他遞了一杯

42. 給我。

我坐下來，呷了一口，酸酸甜甜的，是甚麼？我答了一種馬來亞的飲品。他飲了一大口，我挺喜歡，每天都喝兩三杯。他在我身旁坐下來。

他離得很近，我不禁神經質起來，我垂着眼廉，只顧用手敲着杯子。

「啓慧」他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我心裏一陣狂跳，不敢抬起頭來，只低低的應了一聲。

以後你怎樣呢？住在同學家中也不是甚麼辦法。其實我一早就知道了，但我總不能回家去向母親低

頭。他這一再提起，我，不禁惶恐，雖然我可以找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我預科還未畢業，只有一紙會考合格證書，在這人不浮於事的社會上找一份事是不易的。我心裏不禁有點驚慌，再沒有離家時的氣派了。

「又低低的喚了我一聲。」我抬起眼廉，看見他正一面關注的神色在凝視着我，連他也這樣關心我，為甚麼母親不能呢？我的心內不禁一陣絞痛，甜酸苦辣的味道一起湧上心頭，眼淚抑制不住的流下來。別哭，別哭。他輕拍着

43. 我的肩，還拿出手帕來替我拭淚；撲到他懷裏，我放聲痛哭起來。

從來就沒有有人這樣關懷我，只有父親，但他是個陳季常，就不敢替我說話。江瑛對我是那麼關懷，他說話又是那麼正確，怎不教我感動呢！

好一會兒，我抬起頭來，紅着臉孔。看見他的衣服濕了一大片，心裏的羞意更濃。

「對不起，我輕聲說。」
「不要緊，把心裏的抑鬱吐露出來總比藏在心中好。」
他柔聲安慰我，別擔心，就在我這裏住下去吧！我姨母

人很好，這裏又有地方，待你媽回心轉意再回去吧！

沒有其他辦法，我就在這所溫暖的房子中住了下來。人人都對我很好，江瑛對我更是一依百順，當大的三樓只有我倆和他那朋友住，而常時只有我倆，但他却從沒有甚麼不好的行為，永遠是那麽斯文和有風度，我不禁為之顛倒。

我沒有再去上課，只在寒裏享清福，就這樣過了個多月，自己也不好意思，便向江瑛提出想我事做的意思。唔！他繃了繃眉，不是易事啊！

我也知道，但總不好遊

44. 手好閒呀!

「他思索了一會，這樣吧，我找姨母商量去。」他開了門，「她有辦法的。」門關上了。晚上吃飯時，姨母對我

說：

「啓慧，阿琰說你想找工作，對嗎？」

「是的，伯母，希望您多設法。」我放下筷子。

「辦法是有的，不過不知道你做不做得來。」她沉吟了一下，「要是可以，是很不錯的。」

「是甚麼呢？」我追問着。

「是一所法國公司，招請會計員，你懂打字嗎？」她問

一點點。

「會算嗎？」

「我是唸會計的。」

「會英文，法文嗎？」

「我有些失望，要懂法文嗎？」我只懂英文。

「唔！她想了想，我設法子吧。」

「她推開了飯碗，拿手中抹了嘴，就行到電話几去。」

「她說的是甚麼我不知道，大概是法文吧！」

「你姨母懂法文？」我問江琰。

「當然，她在法國出生的。」

「噢！怪不得她的服裝和風

度都那麼出眾了。」

「好一會，她放下電話，

吁了口氣。」

「好一會，她放下電話，

吁了口氣。」

「好一會，她放下電話，

吁了口氣。」

「本來是不行的，但我極力推薦，他答應你明日三時去見工。」

「謝謝！我對她的感激和佩服真是無可比擬了，她比母親強多了。」

母親！家裏不知怎樣了，母親還是那樣固執嗎？我無從知道。

二時五十分，我和姨母抵達了中區一所大廈，進了電梯，好一會兒，門開了。

我有些緊張，低頭打量一下自己，穿的是鮮黃色恤衫，

下罩紅色熱褲，腳踏長靴。就是不明白，姨母怎麼要我穿的這樣時髦。

一個小工給通傳了，我

們被帶到一門房間，過了一個中年人行出來。

「Hello, Mrs. Kong! 他向姨母打了招呼，「Be Seated Please!」

大家坐下了，他奉過茶煙。

「Mrs. Kong, Mr. Bellanger 剛剛我，說你要介紹個 friend 來我

做會計員，at that so? 他說着中西合併的話。

「Yes, it is! 姨母用英文回答，「This is my friend, my cousin's friend.

Miss Jean Tang,

「Hello, Miss Tang, how do you do?」他向我點了點頭。

「How do you do?」我笑了笑。

「Miss Tang is very beautiful, very

very fit!」他向我上下打量。

「Yes, she is. Now, Mr. Chan sets to talk to the point.」姨母向他擺了擺手。「He had finished T.S. & suit for your require, but she can't speak French.」

「Don't speak French.」他望了我一眼。「這個... doesn't matter, Miss Chan.」他望了望我，「You like this job?」

「Yes, I do.」我忙點頭。
「Oh, yes! I'll record you. Come to work tomorrow. Pay is \$600 per month.」

他拿了張紙出來，「This is contract. Please sign your name.」

我接過一看，不知所謂，我向姨母投過詢問的目光，她接了過去。「是法文，」她看了一遍，「簽吧！條件很好。」

疑，聽了她的話，我再沒有遲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個男人接過看了看。

「Okay! Tomorrow 3 p.m.」他遞給我一個地址，「Go to this address.」

告辭了出來，我很高興，回家和江瑛談了好久。晚上好晚也睡不着，忽然聽見有人談話的聲音。聽了一點，原來是江瑛和他姨母，看錶，十二時多了，還在談甚麼呢？我不禁留神的傾聽。

「都是我奉領，釣得條大魚兒，姨母，眼了吧。」

「你有甚麼本領，要不是我，一五萬塊也是便宜了老陳，這麼漂亮，應該可以拿

47
六萬

「也不錯了，我的二萬塊

呢？」

「錢只收了一半，要等她

以後的話說的很低聲，

聽不到，接着是一股笑聲，

「哈哈」

「呀，小心別太吵，夜了

，睡吧！我下去了。」

「聽了他們這一席話，我

不禁一陣迷惘，甚麼意思？

誰值五萬塊？不會是我吧？

他們對我這樣好，不會的。

別多心了，也許人家在說別

的呢？但甚麼老陳，甚麼大

魚兒是甚麼回事呢？」

「想着想着，已睡着了。

吃過午飯，姨母就上來

給我打物，她替我仔細的化

了妝，梳好頭髮，再找了一

套時髦的熱褲裝給我穿上，

對鏡自顧，仿佛換了一個人

似的。

「上班為甚麼要這樣穿？」

我攏攏頭髮。

「那裏人人都是如此的。」

她為我再描了描眉毛。

「姨母，昨夜您和江琰在

說甚麼五萬六萬的？我不經

意的問，一面戴上耳環。

她的面色一下子蒼白。

「你聽到，她很緊張的追

問。

「嗯，我睡不着，我注意

到她的神色，姨母。」

「噢！她笑了笑，我在賣

48.

個鑽石戒指，三克粒重的，我要六萬，買主只肯給四萬，結果五萬成交了。原來如此。我的疑慮消失了。

「啓慧江瑛在外敲門，預備好了吧？」

「來了！」我挽起提包。

車子在一所豪華的別墅門前停下，可了車，我向看門的說明來意，他打量了我一下，就領我進去了。

別墅裏是黑漆漆的，窗簾隔斷了陽光，搖擺樂在瘋狂的播放，和女人的浪笑聲打成一片，煙味，酒味，香水味混成一種令人窒息，我心內不禁起了孤疑。

「來，看門的扯了我一面，領我上了樓梯，樓上是無數的房門，門都關着，但有時有網笑聲傳出。

「我們在一間房門前停下。有一位老闆，守門人敲了門，進來。是一個低沉的聲音。」

「是守門人開了門。門內的景物入眼，我不禁吃了一驚，轉身就想走。」

「進去吧！但守門人扯着我，把我推了進去。」

房中的大床上躺着個胖子，旁邊是兩個衣衫不整的妖嬈女人，三人正含着不懷好意的笑容向我打量。

49
好，好貨色，那胖子笑着說。

「衰人，真是沒良心，有了新的就不理舊的了。」其中一個女人擰了那胖子一把，咬長了那猩紅的嘴唇。

「嘻嘻，別呷醋嘛！那胖子發出下流的笑聲，親了那女人一口。」Miss Tam，求來：坐

氣，囁嚅的說。我是來上工的我提起勇氣，

我知道。他拿起床頭几上的酒杯呷了一口，從床頭拿了一張紙出來。蘇菲亞，唸給她聽。

「茲同意，於又又俱樂部中任職，包括陪酒，伴舞。」

並又要時，可聽指揮作甚何事項，代價為港幣五萬元。

「甚麼？我驚呼出口。我」只簽約來做會計員而已，幾時……

「曼女，什麼會計員，是Mr Kong 騙你而已。」那胖子得意的說。

他的話像雷似的響下來，我呆着了，這是可能的話嗎？

「江瑛，姨母，他們……」我女的，我這個安妮也是這

他再說什麼也我不知了，我只知道……但可能嗎？

一元